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圖卜特穆爾非能讓國之人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八

元

明宗皇帝

己巳元年 八月以後文宗圖卜特穆爾天歷二年。按明宗即位而未改元續綱目削而未書今變例特書元年而以天歷二年附注其下

春正月周王和錫拉即位于和寧之北是為明宗

圖卜特穆爾屢遣使奉迎勸進王南還至和寧之北

推奉周王特以其序次居先恐為公論所不容故陽為勸進以飾人耳目冀其固遜而後取之則既弋虛名復享厚實此逆賊本懐也周王不察誠偽遂受尊稱遂兆翁果察圖之禍圖卜特穆爾固罪無可逃周王亦智不足以保身矣

遂即位遣使還報諸王舊臣及兩都之民聞王使者至皆歡呼鼓舞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陝西大旱饑以張養浩為行臺御史中丞

陝西自泰定二年至是不雨歲大饑人相食圖卜特穆爾乃起張養浩為中丞往賑之先是養浩棄官家居七詔不起至是聞命登車即行道經華山禱于岳祠一雨三日到官復大雨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十三緡民持鈔往糴稍昏即不用詣庫倒換累日

禾黍生既不種自生蓋必前此已佈之種因久旱不能出土及得透雨滋溉遂勃然長發耳蓋浩雖盡心賑荒春民頗賴其利乃飾為從來未有之奇以顯其異績過事夸張何以傳信不因此轉沒其實耶

不能得民大窘養浩檢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萬悉以印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出糶詣庫驗數以易之又率富商出粟及奏行納粟補官之令閱民有殺子以啖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濟之且命出其肉徧示闔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于天晝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遂得疾未幾卒

追封濱國

公謚文忠

二月圖卜特穆爾立其妃翁吉喇特氏駙馬魯王多阿克巴女多阿克巴勒舊作琱阿不剌今改後仿此為皇后

圖卜特穆爾追尊帝母依奇哩氏努掄公主之女按努掄舊作奴兀倫今改後仿此及其母瘖古特氏舊作唐兀氏今改後仿此並為皇后依奇哩氏謚曰仁獻章聖瘖古特氏謚曰文獻昭聖

三月圖卜特穆爾遣雅克特穆爾奉皇帝寶赴漠北夏

四月以雅克特穆爾為太師

圖卜特穆爾遣雅克特穆爾奉皇帝璽來上乃諭廷

臣曰寶璽既北上繼今國事其遣人聞于行在所四月癸巳雅克特穆爾入見帝嘉其功以為太師復諭之曰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意雅克特穆爾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任者省院臺而已宜擇人居之乃用哈巴爾圖舊作哈八兒禿今改後倣此等為平章政事等官皆武宗舊人也是日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悦之然方寸一有繫累即能敗名喪德卿等亦嘗念及

明宗之子圖卜特穆爾與武仁當日情事不同仁宗雖入定國

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時首命塔齊爾塔本濟勒舊作奔帖傑兒今改後仿此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闕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遣使立圖卜特穆爾為皇太子

旱蝗民饑

難而虛懸寶位以俟武宗及武宗立而就儲位于義為順君圖卜特穆爾久蓄異志且已自立改元豈甘復居人後明宗既不能早至京師以靖人心而回根本乃循至大故事遽立東宮方冀安其繼世之心而不知益促其謀逆之志適所謂自貽伊戚

河南北山東兩浙饑民毋慮百餘萬戶自嵩汝至淮南死亡相藉命所在州縣官以便宜賑之

囊嘉岱降尋殺之

圖卜特穆爾遣使至四川赦囊嘉岱囊嘉岱聽詔歸順蜀地悉定尋坐以指斥乘輿殺之于市籍其家

秋七月丙辰朔日食

太白經天

八月帝次翁果察圖圖卜特穆爾入見帝暴崩

武寧王徹辰圖舊作徹徹禿今改後倣此等先至京師致立皇太子之命圖卜特穆爾遂發京師奉迎于道受太子寶八月乙酉朔帝次翁果察圖丙戌圖卜特穆爾入見與諸王大臣宴于行殿越三日庚寅帝暴崩年三十

國語稱曰胡土克圖皇帝胡土克圖蒙古語有福之謂元史舊訛作護都篤今譯改

胡粹中曰聞故老言雅克特穆爾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為禮者雅克特穆爾怒且懼既而帝暴崩雅克特穆爾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言皇太子入哭盡哀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而不敢明言之者與

圖卜特穆爾以巴延為左丞相奇徹台舊作欽察台阿爾薩蘭哈雅舊作阿兒思蘭海牙今並改後仿此趙世延並為平章事多爾濟為右丞阿永舊作阿榮今改後仿此趙世安並參知政事達實特穆爾知樞密院特穆爾布哈特穆爾圖舊作鐵木兒脫今並改後仿此御史大夫

圖卜特穆爾復襲位于上都是為文宗

建龍翔集慶寺于建康

命阿永趙世安督工臺臣監造于是南臺御史言陛

下龍潛建業居民困于供給幸而獲覩今日莫不跂

望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以創佛寺臺臣表正

百官委以監造豈其禮哉昔漢高祖復豐沛兩縣光

武免南陽稅三年今不務此而隆重佛教何以慰斯

民之望且佛教慈悲方便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

違其教乎書奏為免臺臣監役

詔修經世大典

勑翰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故事準唐

宋會要為經世大典

冬十一月湖南猺賊寇邊

湖廣州縣為廣源等猺寇掠者二百八十餘處命平章劉脫歡招捕之

十二月以西僧年扎克喇錫（舊作輦真乞剌思今改後仿此）為帝師

帝師至帝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富珠哩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直姓屬望廣平舊作字术魯翀今改）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

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立飲衆為之栗然

文宗皇帝

至順元年春二月立明宗子額琳沁巴勒舊作懿璘質班今改後倣此

為鄜王平章政事多爾濟以罪免

臺臣言多爾濟紊亂銓選貪污著聞請加罷黜從之

尋以阿巴哈雅舊作阿卜海牙伊拉齊舊作亦列赤今並改後倣此相繼

為平章政事

文宗使以雅克特穆爾擁戴之功驟加隆寵罷並左相令其獨秉國鈞偏任長奸已乖馭下之道至于百司奏事乃政治所關太阿豈宜旁落何轉禁其徑達且坐隔越者以違制之名甘受

以巴延知樞密院事罷置左丞相

帝以雅克特穆爾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乃詔諭中書省曰昔世祖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治出于一令雅克特穆爾為右丞相巴延既知樞密院事左丞相其勿復置又詔一切政務悉聽雅克特穆爾總裁大小官員人等敢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

三月雲南諸王圖沁（舊作禿堅今改後仿此）反遣豫王喇特納錫哩督諸將討之

壁徵而不顧紀綱凌替若此尚何以為國乎

圖沁及萬户布固（舊作伯忽）阿瑚（舊作阿禾今並改後仿此）等叛攻陷中慶路（本大理國善闡府地元置中慶路雲南行省治焉今為雲南府）殺廉訪司官尋自稱雲南王以布固為丞相阿瑚等為平章等官立城栅焚倉庫以拒命詔以克楚（舊作乞住今改後仿此）為雲南平章政事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兒不花今改後仿此）為雲南左丞及中尚卿碩裕實（舊作小雲失今改後仿此）從喇特納錫哩由八番（本漢牂牁郡地五季馬殷遣八姓帥率兵討兩江溪峒至此留戍遂各分據號八番元置八番順元等處宣慰司明升置貴州布政司今為貴陽府治）進討之

夏四月皇后翁吉喇特氏殺明宗皇后必巴什成宗甥壽寧公主之女按必巴什舊作八不沙今改後仿此皇后與宦者拜住謀殺之

雲南土官禄余等叛附于圖沁詔遣諸王溫都素特穆爾舊作雲都思帖木兒今改後仿此會諸路兵進討之續綱目于是年事前後多錯悞今悉從文宗本紀改正

初雲南烏蒙蠻都名元置宣慰司明升為府今雲南昭通府是土官禄余以討圖沁功授行省參知政事至是叛附于圖沁羅羅

即羅羅斯蠻部名其酋長散居大渡河西元時內附立羅羅宣慰司統之明置建昌衛今為寧遠府屬四川省諸蠻因相繼作亂平章特穆爾布哈被害詔諸王温都素特穆爾將江浙河南江西三省兵二萬與湖廣省臣脫歡並討之

六月殺知樞密院桂徹伯舊作潤徹伯托克托穆爾舊作脫脫木兒今並改等十二人籍其家桂徹伯托克托穆爾及通政使濟爾噶朗舊作只爾哈郎今改等以雅克特穆爾權勢崇重欲謀誅之伊德爾瑪實特

默舊作也的迷失脫迷今改後倣此以變告雅克特穆爾即率奇卜察克軍掩捕案問並棄市籍其家

秋七月將作院使索珠等有罪誅

特們德爾子索珠觀音努舊作觀音奴今改埒阿里雅舊作野理牙又作野理海牙今改坐怨望造符籙祭北斗呪詛事覺詞連刑部尚書烏瑪喇舊作烏馬兒今改前御史大夫博羅上都留守瑪爾舊作馬兒今改等俱伏誅

閏月趙世延罷

御史葛明誠言世延年踰七十固位茍容請黜歸田里詔中書議之雅克特穆爾言世延向陳致仕不允所請御史之言蓋不知有旨也帝曰如御史言世延固難任中書矣其仍任以翰林奎章之職

詔加孔子父母及顔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孔子父叔梁紇為啓聖王母顔氏啓聖王夫人顔子兖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頤洛國公尋復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廟廷位列七十子之下

江南大水

江浙湖廣尤甚没民田五萬一百八十頃民饑者四十餘萬户

冬十月始親祀南郊

帝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享盖自世祖至是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

十二月立燕王喇特納達喇舊作阿剌忒納答剌今改為太子

太子既立月餘以疹疾卒詔繪真容奉安慶壽寺祀

之如累朝神御殿

辛未

二年春二月立廣教總管府

凡十六所以掌天下僧尼之政秩正三品府設達嚕

噶齊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員宣政院選流內官

擬注以聞總管則僧為之

三月司徒布沙舊作香山今改陳符讖

布沙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歴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録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為唐開元間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監方建隆基為元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偶就之文以為符瑞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于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基正統無待于旁引曲説以為符命從其所言恐啓

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夏四月武陟地震

踰月不止

喇特納錫哩等畧定雲南引兵還

先是鎮西武靖王綽斯巴勒（世祖第六子西平王鄂爾齊之孫按綽斯巴勒舊作搠思班今改後彷此）及喇特納錫哩等率兵十餘萬討雲南倍道兼進奪金沙江（即古麗水源出吐蕃共隴川犁牛石下東南流入雲南境合打沖河又東流至會理州南入四川界）與賊兵遇連戰敗之擒斬阿瑚遂

復中慶路又與布固戰于馬金山獲而誅之惟禄余
適去至是遣使來獻捷且請留荆王伊蘇伊伯根太宗子查屯之孫按伊蘇伊伯根舊作也速也不干今改後仿此等各領所部屯駐鎮
遏遺寇餘軍皆遣還詔從之而以特黙齊為雲南行
省平章總制軍事
六月翰林學士吴澄卒諡文正
澄自泰定間謝病歸臨川四方從學者恒數百人著
書至將終猶不輟其易春秋禮記纂言盡破傳註穿

父子至親君臣定位名分所在豈容任情假借致紊大倫文宗乃令皇子出居臣下之家既已

鑿卓然成一家言朝廷命其子京為撫州教授以便

奉養至是卒（贈臨川郡公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

秋八月甲辰朔日食

江浙水

壞田十八萬八千七百三十八頃

詔皇子古嚕喇特納（舊作古納答剌今改後倣此）出居雅克特穆爾家

命市諤爾根薩里（舊作阿魯渾撒里今改）宅令雅克特穆爾奉

皇子居之更名雅克特古斯（舊作燕帖古思今改）尋又詔養雅

孰宗支而例冠傍假取強臣孽嗣有自皇家使庶姓得冒天潢頁冒瀆亂不經以此為甚文宗此舉實不解其是何意見也

克特穆爾之子塔喇海為己子賜以居第及賞賚

九月祿余復寇雲南冬十月都元帥克埒舊作怯烈今改後仿此擊走之

祿余既竄伏尋出收拾餘黨復作亂寇順元元至元二十年討平羣蠻置順元路安撫司在今貴州貴陽府境內等路雲南省臣遣都事諾海往招之授以參政制命祿余拒不受遂遇害既而蒙古都元帥克埒潛師擊破賊砦殺五百餘人圖沁之弟必喇圖庫圖齊舊作必刺都古彖失今改後仿此舉家赴水死

獲圖沁第二人子三人誅之祿余逌去餘黨悉平

冬十一月壬申朔日食

壬申三年夏四月諸王伊嚕特穆爾謀反伏誅

安西王阿南達舊作阿難答今改之子伊嚕特穆爾與輝和爾僧裕木津達巴廸爾班第舊作玉珍達八的刺板的今改後倣此

國師布哩訥實喇音沙津阿固齊舊作必剌忒納失里沙津愛護持今並改謀不軌事覺皆伏誅

五月禁加封淫祀

太常博士王瓚言諸路請加封神廟濫及滛祠按禮經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自後請不許加封從之

雲南饑

六月嚴起復之禁

監察御史陳思謙字景讓祐之孫言内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繫天下安危能極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思謙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陟黜之法太

用人當因材器使卽內外兼授

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材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授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

小宜量其才質而陞試之若縣令郡守果有善政異績尤當在外超擢俾展布裕如期于民生有益使必仿漢制而行則黄霸聲名未嘗不減于治郡郎官出宰亦未必盡若畧茶用違其才實不免遷地弗良之憾顧可以為成法不易乎

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還内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時河北道廉訪使僧嘉努又言自古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今官于朝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之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不存者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不行者坐以罪若詐冒有所規避者與詐奔喪者同科亦命廷臣議行之　按僧嘉努舊作僧家奴今改

父子世及乃三代以下繼緒之常非然者則不足以係人心而孚公論文宗舍子立侄王禘謂其公天下之心其說入謀文宗

秋八月京師隴西地震

帝崩于上都

年二十九國語稱曰濟雅圖皇帝濟雅圖蒙古語有天命之謂元史舊訛作札牙篤今譯改

冬十月鄜王額琳沁巴勒即位是為寧宗

王明宗第二子為帝所眷愛留居京師帝崩遺詔傳位明宗之子雅克特穆爾請皇后立皇子雅克特古斯不從命立王以繼大統時年甫七歲中書百司政

此衆不過欲掩其弑兄之罪且以矯仁宗不傳位武宗二子之非耳孰知鄜王既不永年而順帝卒至覆其宗社付托不慎貽禍家邦是元代之亡實文宗之戕視神器有以釀成之耳

務咸啟皇后取進止

十一月尊皇后為皇太后

鄜王薨

王諱曰寧宗之立雖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其弑兄之惡天理人心吁可畏哉

太后遣右丞克埒濟蘇迎托歡特穆爾舊作安懽帖睦爾今改後倣此于靜江

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哈喇魯特氏揆哈喇魯特舊作罕祿魯今

改
率衆來降乃封為郡王明宗出居沙漠過其地納其裔孫女曰瑪里達舊作邁來的今改後倣此生托懽特穆爾于北方至順初明宗后必巴什被讒遇害徙之高麗高麗使居大清島在今朝鮮國廣州海中中不與人接尋又因其乳母夫言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托懽特穆爾非已子移于廣西之靜江鄜王甕雅克特穆爾復請立雅克特古斯皇太后曰吾子尚幼托懽特穆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于理當立乃遣克埒濟蘓

往迎之

癸酉四年順帝元統元年春三月雅克特穆爾死

雅克特穆爾秉權以来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坐隅一婦色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為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

雅克特穆爾首搆禍端釁生骨肉翁郭察圖之事實所與謀又安肯援立明宗之子以自貽害患觀其遷延數月尚未立君祀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托歡特穆爾即位于上都是為順帝

初托歡特穆爾至自靜江百官鹵簿迎于良鄉雅克特穆爾既見並馬徐行且陳迎立之意托懽特穆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雅克特穆爾疑其不可測又恐即位之後追舉明宗暴崩前事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數月至是雅克特穆爾死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

神器君贊旒奸詭實為叵測其意似并不在雅克特古斯即太史所云立則天下亂者焉知非希附權奸風旨造言熒惑以阻其嗣統之議乎使非庸元順帝未必守宗祧至于後此元祚淪胥則由順帝之政事怠荒綱紀凌替所致又豈前言之果驗乎

後當傳于雅克特古斯若武宗仁宗故事

以巴延為太師右丞相薩敦為太傅左丞相時復置左丞相

時有阿哩袞特穆爾舊作阿魯渾帖木兒今改後仿此者明宗親臣言于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于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大霖雨

京畿水平地丈餘饑民四十餘萬時關中河南俱水

災兩淮大旱

秋八月立皇后巴約特氏雅克特穆爾之女按巴約特舊作伯牙吾今改後仿此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宋伯生允文之五世孫謝病歸

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薦引其鄉人龔伯璲集固不從祖常不悦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與馬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宗嘗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是諷集使去集乃謝病歸臨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

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邪尋遣使賜酒幣名還禁林

會疾作竟不至集歸後十五年病卒于家賜謚文靖集性孝友能折節後進學該博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文亦頗有宋慶歷乾淳風烈學者稱為邵庵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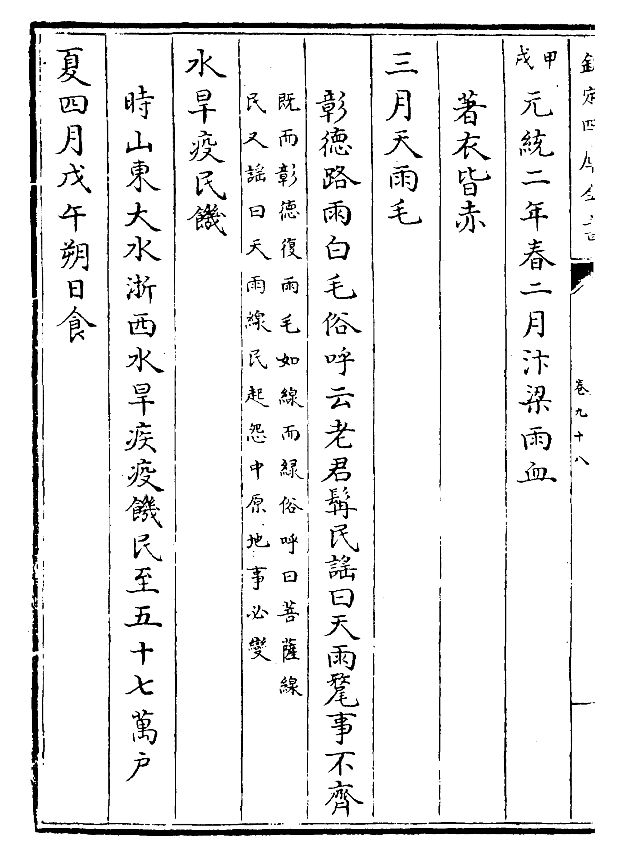
冬十月封薩敦榮王騰吉斯襲封太平王

薩敦食邑廬州賜騰吉斯平江田五百頃

十一月封巴延為秦王

賜以金印是日秦州山崩地震

順帝



甲戌　元統二年春二月汴梁雨血
著衣皆赤
三月天雨毛
彰德路雨白毛俗呼云老君髯民謠曰天雨氂事不齊
既雨彰德復雨毛如線而綠俗呼曰菩薩線民又謠曰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水旱疫民饑
時山東大水浙西水旱疾疫饑民至五十七萬戶
夏四月戊午朔日食

五月薩敦罷六月復以爲左丞相

命薩敦仍商量中書省事騰吉斯爲左丞相既而騰吉斯辭不拜遂復命薩敦爲之尋卒

秋八月赦是日京師地震雞鳴山崩注見前

以湖廣河南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及諸路旱蝗民饑太白屢晝見經天大赦天下是日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

冬十月始以珍格舊作真哥今改皇后配饗武宗

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已延以問太常博士逯魯曾字善止修武人曰先朝既以珍格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邪文宗母邪對曰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為正是為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為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册曹王明母為后亦二后也奚為不可魯曾曰堯母帝嚳庶妃堯

蒐苗獮狩古所
不廢況畋獵足
以肄武在元時
亦其國俗所尚
順帝春秋方盛
正當因此習勞

未嘗以配嚳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
巴延亦是之遂以珍格皇后配武宗擢魯曾為御史
詔舉才堪守令者
命臺憲部官各舉才堪任守令者一人以名聞
乙亥
至元元年春二月帝畋柳林不果行
帝將田于柳林御史臺臣奏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
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于隆平今赤縣之民供給繁
勞農務方興而馳騁氷雪之地倘有銜橛之變奈宗

而車駕所經並可以周知民隱于政務又何妨乎順帝初元以來端居深宮委柄臣下不聞臺垣抗疏一言而杻于書生偏瑣之見撫拾舊聞借名諫獵以弋取直聲何其陋也至順帝聞言即止無識者方嘉其從善將圖不知順帝耽于晏恭其心本好

廟社稷何遂止

三月罷采高麗媵女

臺臣言高麗首効臣節而近年屢遣人往取媵女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賜禁止從之

夏六月騰吉斯反伏誅秋七月巴延弒皇后巴延特氏時薩敦已死巴延獨秉政騰吉斯怨曰天下本我家天下巴延何人而位居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達哩（舊作荅里今改）潛蓄異心謀立諸王鴻和特穆爾（舊作晃火帖木兒今改）

逵而惡啓適臺諫有言遂陽以博納善之稱而陰以遂使安之計其後賜繹台等以金帛且欲妄擬貞觀益可見其意所假託然亦何救其內多欲而覆宗社哉

改

帝數名達哩不至郯王徹辰圖客發其謀六月晦騰吉斯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巴延及旺扎勒特穆爾舊作完者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等掩捕獲騰吉斯及其弟塔喇海誅之餘黨奔達哩達哩即應以兵殺使者以禡旗帝遣阿彌往諭又殺之而率其黨華善舊作和尚今改等逆戰敗走鴻和特穆爾所阿哩哀徹爾舊作阿里渾察今改遂執送上都戮之鴻和特穆爾自殺初騰吉斯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喇海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之以衣左

晉爾特穆爾為江浙平章將既

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巴延奏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巴延尋酖殺之于開平民舍騰吉斯既誅巴延遂專為右丞相而復罷左丞相不置

九月減官者

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十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制裁減冗濫以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從之

冬十一月詔罷科舉

目擊試官供張煩擾即當劾奏以警其餘乃心蓄不平一但得志輒倡議欲罷科舉不啻因噎廢食而懷私意以變舊章尤非正理有士不於國家政體立論而惟取舉子進身一節斷斷爭執所見殊小巴延復左袒而力主其議尤昧於公私之義至哲

初哲爾特穆爾鄂喇琨氏按哲爾特穆爾舊作徹里帖木兒鄂喇琨舊作阿魯温今並改後倣此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試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及復入中書是年哲爾特穆爾入拜平章政事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為一于是御史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等列其罪狀劾之不報皆辭職去而思誠出為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許有壬力爭之巴延怒曰汝令諷臺臣等言哲爾特穆爾邪有壬

爾特穆爾并敢論減太廟歲祭其妄誕悖禮罪灰莫大何不聞諸臣與之抗論耶

曰太師擢哲爾特穆爾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于太師邪巴延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觖望巴延曰舉子多以贓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贓罰無算豈盡出于舉子巴延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条政耳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元字原功其先盧陵人徙瀏陽之文章亦豈易及巴延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為士者初不事衣食巴

延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于選法果相妨邪巴延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翌日宣詔特命有壬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御史布哈舊作普化今改後仿此誚有壬曰叅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有壬以為大恥稱疾不出

年號所以紀元雖子孫不必相襲況法祖貴乎遵循成憲又豈在沿用舊名順帝乃欲繼世祖之元思以應天變而延國祚事既不經言亦不順真足供一噱耳

詔改元

時星文屢示儆帝以世祖皇帝在位長久欲祖述之

詔改元統三年仍為至元元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于古未有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

十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初騰吉斯既誅帝詔天下有言曰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命大臣特議加禮至是奉玉册

玉寶尊為太皇太后許有壬言皇上于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監察御史台哈布哈字兼善巴約特氏居于台州按台哈布哈舊作泰不華巴約特舊作伯牙吾台今改後仿此乃率同列上章言嬸母不宜崴稱太后聞之怒欲殺言者衆懼台哈布哈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

守祖宗之法乎命賜金幣以旌其直

晳爾特穆爾有罪免徙南安注見前

晳爾特穆爾嘗指斥武宗又以妻弟之女為已女冒請珠袍等物于是臺臣復劾其罪而已延亦惡其忤已遂流于南安人皆快之尋卒

河決封邱

丙子　二年春二月尊追生母瑪里達舊作邁拉第今改為皇后

秋八月甲戌朔日食

是歳水旱蝗饑

鄧州大霖雨三十日白河注見前水大溢為災黄州蝗

江浙自春至八月不雨民大饑時江州諸縣民饑甚

總管王大中貸富室粟賑之而免其雜役以為息期

歳豐還其本民無病焉

丁丑 三年春正月帝畋于栁林

凡三十五日御史綽台舊作丑的今改後仿此宋紹明進諫帝

賜以金帛綽台等固辭帝曰昔魏徵進諫唐太宗未

嘗不賞汝其受之

廣東朱光卿（增城人）河南棒胡（名閏兒陳州人）等起兵作亂光卿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衆反稱大金國改元赤符時惠州民聶秀卿等亦舉兵與光卿相結為亂棒胡本以燒香惑衆反于信陽州（即宋信陽軍元置府尋改為州今屬汝寧府）破歸德鹿邑（隋縣今屬歸德府）焚陳州屯營于杏岡（在陳州府淮寧縣北）命河南左丞慶同（舊作慶童今改）討之獲其旌幟宣勑金印獻之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旗幟宣勑班

當時雖妖賊並起煽亂惑民然包蘖而生撲剪尚易為力大臣等不思急議擒勦勿使蔓延轉欲借此為中傷修怨之舉逞私意而忘公義其為負國實甚而順帝既見旗幟宣敕諸物不執之迹甚明乃尚云此欲何為若全不知有反狀者更與何不食

地上問曰此欲何為意漢官諱言反將中以罪許有壬曰此曹反狀甚明尚何言大臣語塞既而帝以光卿秀卿棒胡皆漢人詔漢人官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講求誅捕之法以聞未幾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衆自稱南朝趙王尋皆討平之

二月壬申朔日食

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

時服飾上下無别帝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兔靈

內禁之開無異至於誅捕之法自當集議廷臣殫心籌畫乃以譏求之事專責漢人又何所見之不廣乎

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黄等服至是後詔定其制尋禁倡優飾服及戴笠乘馬

弛江浙諸處山澤之禁

時江浙等處饑民至四十萬户詔發鈔四十萬錠賑之開所在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樵採

三月立皇后翁吉喇特氏毓德王博羅特穆爾之女

禁漢人南人不得執軍器

凡有馬者拘入官尋復詔鎮遏生番處開其禁內地

如故既又禁漢人南人不許習蒙古字

夏五月民訛言采童男女

民間訛言朝廷拘刷童男女一時嫁娶殆盡

西番盜起

殺鎮西王子丹巴舊作党兀班今改尋蔓延至二百餘處

詔立行宣政院以額森特穆爾為院使督兵往討之

彗星見

時太白屢晝見久而不息彗星自五月至八月凡六

十有三日自昴至房歷一十五宿而滅

秋七月武陟注見前蝗

河南武陟縣禾垂熟有蝗自東来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羣飛啄食之

八月京師地屢震

先是京師大霖雨凡十三日御河沁河渾河注俱見前皆溢没人畜田廬不可勝計至是地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牆壁皆壞壓損儀物文宗神主及御牀盡碎凡

六日方止

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字益之卒

謙少受業金履祥之門盡得所傳居東陽八華山遠近學者翕然宗之不出里閭者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薦于朝者前後章數十上郡復以遺逸應詔終莫能致至是卒詔賜謚文懿

謙于書無所不讀窮探聖微多所自得嘗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于古不流于俗其教人至誠醇悉内外殫盡不以科舉之文教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學者

咸稱為白雲先生先是何基王柏金履祥殁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同時陳櫟胡一桂皆以講明道學見重于時云 陳櫟字壽翁休寧人胡一桂字廷芳婺源人

十二月以穆齊爾台 巴延之弟舊作馬札兒台今改 按此又一穆齊爾台非前卷行臺御史也 為太保分樞密院鎮北邊

穆齊爾台時方知樞密院事朝議進爵為王辭曰兄封秦王弟不宜並受王爵故有是命

巴延請殺五姓漢人不許

巴延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

奸民嘯聚竟至圍光州城必非

戊寅　四年夏四月大雨雹

時帝如上都次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象等物之形

五月詔考覈郡縣官功過

命佛嘉律（舊作佛家閭今改後倣此）為考功郎中喬林為員外郎魏宗道（續綱目作魏宗今從元史本紀改正）為主事考較天下郡縣官屬功過

漳州民李志甫袁州民周子旺起兵作亂

事起倉猝收民者不知預為察知任其偏聽若此則元末吏治闒茸可知然此烏合之衆勦捕亦非難事乃守將與戰失利四省兵討之不克則當日軍伍廢弛更可想見總由頹常紀綱不振文武諸臣罔知以安民飭武為念平時習于苟雍諉事付之

漳州南勝縣（元置今漳州府平和縣是）民李志甫聚衆圍州城守將綽斯戩（舊作搠斯監今改後仿此）與之戰失利詔江浙平章拜布哈（舊作別不花今改後仿此）發四省兵討之不克龍巖（唐縣今為州直隸福建）尉黄佐才與賊戰妻子四十餘口皆被害既而州人陳君用者襲殺之袁州人周子旺亦舉兵稱周王改年建號尋敗被獲誅之

秋八月癸亥朔日食

京師地震

萬日毋往詣賊之棲遲蓋起也

日二三次凡十日乃止

己卯 五年夏六月汀州大水

平地水深三丈沒民居八百餘區人溺死者八千餘

冬十月詔以巴延為大丞相 續綱目繫于十一月今從本紀改正

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

十一月盜殺河南平章政事伊嚕特穆爾等尋捕誅之

犯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行省殺平章政事伊嚕特穆爾廉訪使旺扎勒布哈 舊作完者不花今改 等

隨名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提舉

歸暘字彦温汴梁人俾北守黄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之

獄既而官軍捕孟誅之凡汚賊者皆得罪暘獨免暘同

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名司卯酉歷炳懼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暘出角吳炳無光暘之名由是大著尋由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鄉宜數為之

賜以上尊

巴延矯詔殺郯王

巴延搆陷郯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

宣讓王特穆爾布哈鎮南王脫歡第四子世祖之孫威順王庫沁布哈亦托歡之子按庫布哈舊作寬徹普花今改後仿此不俟命即遣之帝為之不平

庚辰六年春二月巴延有罪黜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尋竄南恩州宋置明廢今廣東肇慶府陽江縣是道死

巴延既誅騰吉斯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巴延欲以其姪托克托字大用穆齊爾泰之子巴延養為己子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

樞密院旺嘉努（舊作汪家奴今改後倣此）翰林承旨錫哩巴勒（舊作沙剌班今改後倣此）同侍禁近實屬意托克托托克托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巴延自領諸衛精兵以揚珠布哈（舊作燕者不花今改後倣此）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薰灼天下人知有巴延而已托克托深憂之私請于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吾族赤矣曷若以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托克托復質于師吳直方（浦江人）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

親大夫但知忠于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殉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巴延之黨獨沙克置巴勒（舊作世傑班今改）阿嚕為帝腹心乃遣二人與托克托遊日以忠義之言往復辨論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及巴延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托克托托克托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嚕及托克托穆爾（舊作脫脫木兒今改與本卷前係兩人）

直方曰子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語一泄主危身戮矣托克托乃延二人于家治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沙克巴勒等謀欲使巴延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蝸𡐊皆置兵巴延見之驚召托克托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托克托益增兵自衛至是巴延自領兵衛請帝出田托克托勸帝稱疾不往巴延固請乃命太子雅克特古斯出次柳林托克托遂與阿嚕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

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名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宮門聽命至夜二鼓遣集賽依克徹爾舊作月可察兒今改率三十騎抵營取太子入城又名楊瑀錢塘人范滙江西人入草擬數巴延罪狀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珠爾噶岱舊作只兒瓦歹今改齎赴柳林比黎明巴延遣騎士至城下問故托克托踞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巴延奏乞陛辭不許遂行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

進巴延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弒君巴延俛首有慚色既而帝以巴延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梁置今屬廣東肇慶府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以穆齊爾台為太師右丞相塔斯哈雅為太傅塔瑪齊為太保旺嘉努為平章政事托克托知樞密院事詔托克托之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入內府

彗星見
凡三十二日色白狀如粉絮尾跡約長五寸餘
賜穆齊爾台爵忠王固辭許之
詔封穆齊爾台為忠王賜號達爾汗固辭不受御
史請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
夏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翁吉喇特氏于東安
州尋崩放雅克特古斯于高麗殺諸途
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于憸慝俾皇考出封雲南

英宗遇害正統寖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是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文宗稔惡不悛當躬迓之際與其臣伊嚕布哈（舊作月魯不花）阿里雅（舊作也里牙今並改）莽賚扎噶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搆邪言嫁禍于必巴什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嬸

布特達錫里舊作不荅失里今改後倣此 怙其勢燄舍冢嗣而立孺
稚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阼每念治
必本于盡孝事莫先于正名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
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徹去圖
卜特穆爾在廟之主布特達錫里本朕之嬸僭膺太皇太
后之號迹其閨門之禍罪惡尤重揆之大義削去鴻
名徙東安州安置雅克特古斯放諸高麗當時賊臣
阿嚕布哈等已死其以莽賚扎噶明正典刑時監察御

史崔敬字伯恭大寧惠州人言文宗既徹廟主𡖖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雅克特古斯年幼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閔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以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貽笑他邦取辱中國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之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于東安州雅克特古斯

未至高麗伊克徹爾舊作闊闊察兒今改從此害之于中道

冬十月穆齊爾台罷以托克托為右丞相特穆爾布哈為左丞相

穆齊爾台以疾辭位詔以太師就第而以托克托及宗正特穆爾布哈為右左丞相

十二月復科舉取士制

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字子山剛哩克氏布呼容子舊作巎巎今改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

順帝初元即深
居簡出威柄下

采其論詔復行之

罷文宗增置官屬

初文宗設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閣藝文監增置官屬有差至是大臣議悉革罷庫庫曰民有千金之産尚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一學房乃不能容邪帝然之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餘悉罷之

辛巳

至正元年夏四月帝如上都

御史崔敬上疏請御内殿其畧言世祖以上都為清

救以致紀綱凌替使能稍自振作日夕精勤庶幾可圖補救乃崔敬尚摭拾老生常談謂宜居深宮而謀治道因蔑服以講經筵皆迂濶而無當且于順帝中病之由正如以水濟水又何益乎

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錫喇鄂爾多斯（舊作失剌斡爾朶思今改）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頋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下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進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鞶革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飛蝗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

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于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閹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

冬湖廣猺賊作亂

湖廣猺賊唐大二等作亂其黨蔣丙何仁甫等相繼舉兵攻破江華（唐縣今屬湖南永州府）等州縣丙自稱順天王溪峒猺民二百餘寨亦相率入邊抄掠湖廣行省平章豕布巴勒（舊作鞏卜班今改後仿此）擊平之山東燕南寇盜亦縱横至三百餘處

壬午

二年春正月開金口河（在宛平縣西）

托克托用參議博囉特穆爾等言于都門外開河置牐引金口渾河（注見前）之水東流達通州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内輸納廷臣多言不可托克托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

果水急泥壅船不能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死傷甚衆又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三月大同饑人相食運京師糧賑之

秋八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已亥朔日食

癸未三年春正月遼陽烏哲勒額森元開元路地明置烏哲勒額森女直軍民府後改為三萬衛今奉天府開原縣是按烏哲勒額森舊作吾者野人今改作亂

遼陽爲捕海東青煩擾烏哲勒額森及碩達勒達元置海蘭碩達勒達等路分領渾同江南北地在今寧古塔界内皆叛

二月鞏昌山崩

成紀注見前寧遠宋縣今屬鞏昌府伏羌唐縣今亦屬鞏昌府等縣山崩水涌溺死人無算

三月詔修遼金宋三史

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歷之間屢詔修輯以義例未

定久之不能成至是乃命托克托為都總裁特穆爾達什字九齡魯王托克托子時為平章政事按特穆爾達什舊作鐵木兒塔識今改後仿此張起巖歐陽元呂思誠揭奚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為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遼金為載紀或又謂遼立國先于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于金以為不可待制王理著論欲以遼為北史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持論久不決詔遼金宋各自為史凡再閱歲書成上之三史為遼史先成金宋二史次第告竣其

金史多本金末元好問劉祁所著書最為詳贍而發凡起例論贊表奏則皆歐陽元屬筆焉　劉祁字京叔渾源人

夏四月丙申朔日食

秋七月汴梁大水

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中牟（注見前）等七縣皆大水

冬十月親祀太廟

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

處士盧摯本無濟于實用徵聘不起尤為欺世盜名況烏哲勒圖濟爾噶朗皆蒙古舊人乃亦漸染內地陋習弋名高尚殊失

時魯僖公閔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拜之

十二月以博爾克布哈字大用延濟克台氏按博爾克布哈舊作別兒怯不花延濟克台舊作燕只吉解今並改後仿此為左丞相特穆爾布哈罷

徵清江南唐縣今屬江西臨江府處士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清江不至

本在武宗時常被召至京師即歸隱武夷山注見前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托克托薦之召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不至

元初樸俗朝廷非但不為申禁且從而優禮之立法不善頹風益滋毋怪國勢之日流于削弱也

後又詔徵處士烏哲勒圖濟爾噶朗董立李孝光張樞樞辭不至詔以烏哲勒圖濟爾噶朗為翰林待制立修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特穆爾達什曰隱士無求于朝廷朝廷有求于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事在至正七年　李孝光字季和温州樂清人張樞字子長金華人按烏哲勒圖舊作完者圖濟爾噶朗舊作執禮哈琅今並改後倣此

甲申　四年春正月詔定守令黜陟之法

六事謂田野闢戸口增賦役平盜賊息軍民和詞訟簡　備者升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

河決曹州

發丁夫萬五千八百塞之是月又決汴梁既而復決濟陰金縣今曹州府荷澤縣是漂官民廬舍殆盡

二月以賀惟一字允中勝之子為平章政事既而復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省正官非國姓不以授惟一固辭詔特賜姓而改其名曰太平

閏月命托克托兼領宣政院事時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為郡縣所苦如坐地獄托克托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耶

夏五月托克托罷以阿嚕圖 博爾濟四世孫按阿嚕圖舊作阿魯圖今改後倣此 為右丞相

托克托以羸疾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嚕圖對遂召用之封托克托為鄭王 阿嚕圖既為相議除一人為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嚕圖曰欲選劊子耶若選劊子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官何用強壯者為右司郎中陳思謙建言諸事阿嚕圖曰郎中如有所言可與我輩共議施行何必別為文字自有所陳耶郎中居他官則可建言若為右司而建言是徒欲顯一已能言耳將置我輩何地思謙大慙服

秋九月丁亥朔日食

冬十一月令民入粟補官

僃賑濟也有匿姦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以為賣官鬻爵已非令典況又賣與姦淫之人其何以為治必奪其敕還其粟著為令乃可從之時有議贓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為治要務在乎
崇實政而不貴
乎尚虛文庫庫
所云宰相臺諫
而外惟經筵得
言人所不敢言

乙酉五年夏五月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卒諡文忠

庫庫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旨以承旨召還適中書平章闕員或有所薦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在半途矣人知帝意在庫庫至京七日而卒家貧幾無以斂帝為賜賻并以罰布償其所負官錢焉

初庫庫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庫庫取比干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庫庫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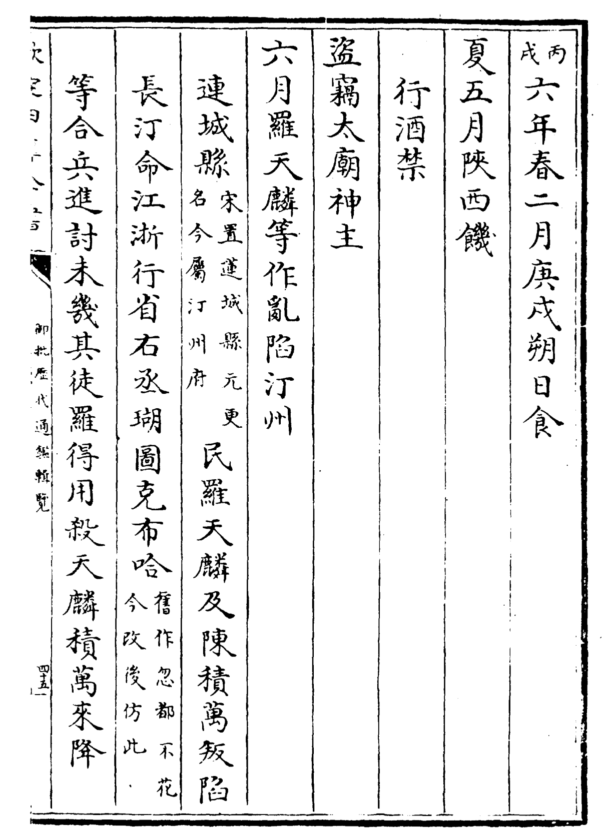
亦不過紙上空談于時弊未能實有裨補即如當時庶事解弛曾未聞見白及此他復何論且庫庫在官時朝端秕政不少所謂匡救者又安在乎

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顧反矣故于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秋九月壬午朔日食

遣使巡行天下

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掩蔽惟巡湖廣道大都路達魯噶齊巴克什巡京畿道西臺中丞咢咢舊作定定今改後倣此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糾舉無所避天爵所興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九人都人稱為包拯然竟以忤時相罷去



丙戌六年春二月庚戌朔日食

夏五月陝西饑

行酒禁

盜竊太廟神主

六月羅天麟等作亂陷汀州

連城縣宋置蓮城縣元更名今屬汀州府民羅天麟及陳積萬叛陷

長汀命江浙行省右丞瑚圖克布哈舊作忽都不花今改後仿此

等合兵進討未幾其徒羅得用殺天麟積萬來降

雲南夷死可伐作亂

詔以死可伐盜據一方侵奪路甸命伊圖勒亨舊作亦乞渾今改後倣此為雲南行省平章討之且下詔招諭後死可伐遣其子入貢請降置平緬宣撫司以覊縻之

秋七月以多爾濟巴勒字惟中穆呼哩七世孫按多爾濟巴勒舊作朶爾直班今改後倣此為右丞

時有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崇文監丞參政多爾濟巴勒他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耶多爾

濟巴勒頓首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

今選他人臣實有罪省臣無輿馬帝悅升右丞

冬閏十月靖州宋崇寧間置注見前猺吳天保作亂

時湖廣猺俱亂而天保勢尤熾寇陷黔陽宋縣今屬辰州府

武岡唐縣明為州今屬寶慶府漵浦唐縣今亦屬辰州府諸郡縣湖廣右丞

善巴勒舊作沙班今改率師討之尋敗没天保遂有衆六萬餘

尋進寇全道州注見前官軍不能制未幾廣西峒猺亦

乘隙入寇

是歲河決

尚書李絅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倿邪以崇陽抑陰

不聽

阿魯圖罷

先是博爾克布哈嘗與阿魯圖謀擠托克托阿嚕圖曰我輩亦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博爾克布哈屢以為言終不從于是風御史劾奏阿嚕圖不宜居相位阿嚕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皆為之不平

郡長非春貧之地及告饑不□

請見上自陳阿嚕圖曰我乃博爾濟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邪但上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食丁亥

是日大寒而風朝官仆者數人

以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為參知政事

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

賑卹云云蓋苗所論最為切當相臣如果知和衷共濟即當採用其言以裨實政乃云引蓋君至此欲其相助竟似政府需人專為若輩植黨樹私之地稍爾正持歟事擠排而順帝亦竟毫無體察國事尚可問乎

督治苗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為狹力辨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為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者鈔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嘗賑卹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于是宰相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叅政苗聞即欲引去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宰相怒不

解比至復除甘肅行省左丞

以宦者拜特穆爾舊作伯帖木兒今改後倣此為司徒

二月山東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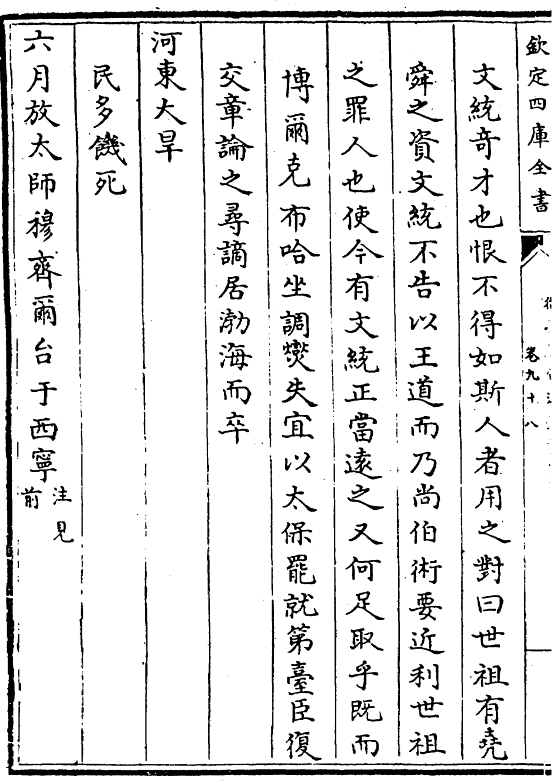
壞城郭有聲如雷三月東平又震河水動搖

夏四月復以博爾克布哈為右丞相是年正月已命博爾克布哈為右丞相

尋辭職今復命之以特穆爾達什為左丞相博爾克布哈尋

罷

帝嘗問特穆爾達什為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問王



文統奇才也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伯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既而博爾克布哈坐調燮失宜以太保罷就第臺臣復交章論之尋謫居渤海而卒

河東大旱

民多饑死

六月放太師穆齊爾台于西寧注見前

博爾克布哈以宿憾譖穆齋爾台詔徙西寧州其子托克托力請與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于西域沙色爾舊作撒思今改之地御史大夫額琳沁巴勒西夏人舊作亦憐真班今改與本卷前係兩人曰托克托父子無大過奈何廹之于險遂名回甘肅穆齊爾台尋卒

秋九月特穆爾達什卒以多爾濟穆呼哩六世孫為左丞相多爾濟先為江浙行省丞相以寛簡得民心召入為御史大夫會特穆爾達什從幸上都還感暴疾卒遂

刦賊剽掠江海官司不為緝捕聽其橫行無忌足見當時之諸事廢弛乃以萬數官軍幹為三十餘賊所敗以將鎮兵怯方君此不問加以重懲亟為整飭其流毒異當萌櫱斧柯之喻而元之君臣罔若罔聞其後遂　至

命代為左丞相

冬十一月沿江盜起

剽掠無忌有司不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戸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戸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在今高淳縣東南）刼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五省財賦恐非國家有矣不聽

潰敗皆由紀綱不振故耳

十二月以多爾濟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即賀惟一改名事具前

多爾濟先拜左丞相請于帝曰臣籍先臣之蔭襲國王掬呼哩封魯國王子孫世襲弗替眛于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遂拜太平左丞相而以多爾濟為右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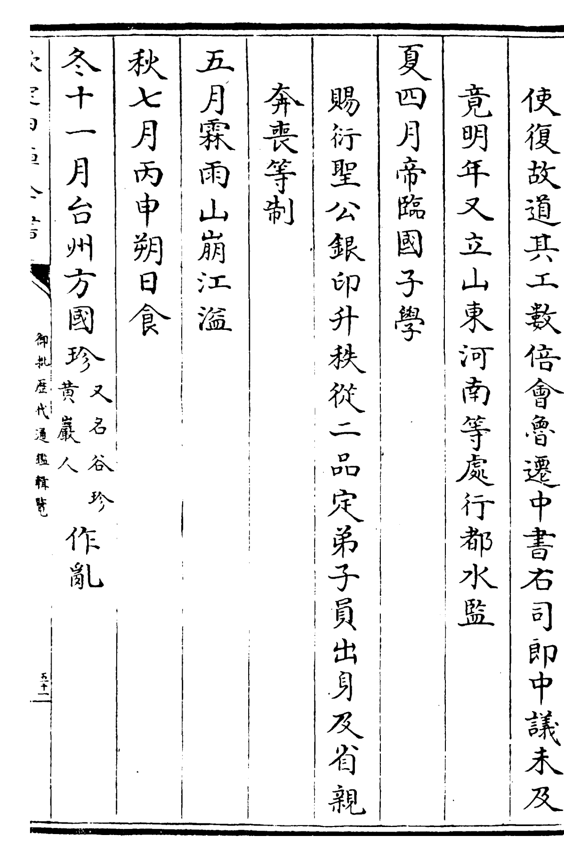
時順江酋長樂孫求内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省臣將許之右司都事歸暘曰既設郡縣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疲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虚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太平問其策安出暘曰可授其酋長宣撫勿責其言税使者賜金帛遣歸足矣卒從暘言

詔選臺閣名臣出為守令

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參政魏中立薦韓鏞為饒州路總管饒州尚鬼鏞至凡境内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為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勵由是人人自力于學　魏中立字伯時韓鏞字伯高俱濟南人）

戊子八年春二月立行都水監于鄆城（注見前）

以工部郎中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為都水監魯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備得要害為圖上進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横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



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及竟明年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

夏四月帝臨國子學

賜衍聖公銀印升秩從二品定弟子員出身及省親奔喪等制

五月霖雨山崩江溢

秋七月丙申朔日食

冬十一月台州方國珍又名谷珍黃巖人作亂

國珍世以販鹽浮海為業時有蔡亂頭者行剽海上有司捕之國珍怨家告其通寇遂入海為亂刼掠漕運江浙參政多爾濟巴勒舊作朶兒只班今改與卷前係兩人討之追至福州國珍焚舟將遁行省兵自相驚潰多爾濟巴勒遂被執國珍脅使請于朝詔授定海尉國珍不肯赴尋進攻溫州勢益猖獗時監察御史張楨言苏賚扎噶等陛下深仇巴延賊殺親王一十二口法當族誅而其子孫兄弟尚皆仕于朝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于要君閫帥敢于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報御史李祕亦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而陛下乃以高

帝子暴長荒誕不經或當時不逞之徒借端煽惑造此訛言遂

麗奇氏位皇后今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乞降為妃亦不聽　奇氏帝第三皇后皇子阿裕錫哩達喇之母按阿裕錫哩達喇舊作愛猷識理達臘今改後仿此

以台哈布哈翁吉喇特氏按此又一台哈布哈非前為御史後殉難之台哈布哈也瑚圖克布哈並為平章政事

丞相太平薦台哈布哈可用故有是命明年太平罷相台哈布哈黨于托克托謀害太平衆由是不平之

己丑　九年夏四月棗陽童子暴長

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

爾傳流滋偽史
臣竟深信不疑
録之以紀災異
可謂無識

常皤腹擁腫見人輙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秋七月多爾濟太平俱罷以托克托為右丞相

初穆齊爾台卒太平請令托克托歸葬左右以為難太平為之固請托克托得還復拜太傅然不知太平有德于已也因儒克忠巴勒（舊作汝中柏今改）讒間成隙欲中傷之時參政孔思立等皆太平所拔用悉誣以罪黜去而太平亦罷為翰林學士承旨又誣劾其過失托克托母聞之謂曰太平好人何害于汝而欲去

之若違吾言非吾子也乃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歎矣遂還奉元

冬十月命皇太子阿裕錫哩達喇習漢人文字

命皇太子阿裕錫哩達喇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為諭德歸暘為贊善張冲為文學命托克托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

好文取經史有關治體者為書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録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為書曰大寶龜鑑以進復

上書曰陛下以臣所進諸書系以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

皇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十一月戊午朔日食

詔削烏蘭海蘇舊作幹勒海壽今改後仿此官流韓嘉納于尼嚕罕

先是同知樞密院事哈瑪爾字士廉剛哩克人舊作哈麻今改與弟蘇蘇舊作雪雪今改為帝所褻幸聲勢甚盛太平及御史大

夫韓嘉納等皆謀黜之令監察御史烏蘭海蘇劾奏哈瑪爾兄弟出入托郭斯（舊作脫忽思今改）皇后（明宗妃帝之庶母）宮闈犯分無禮哈瑪爾知之先自訴于帝嘉納以御史章入奏帝遂怒弗納明日再上不得已奪哈瑪爾蘇蘇官居之草地而出海蘇為陝西廉訪副使太平嘉納亦相繼罷去（嘉納罷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至是托果斯皇后以其言侵已復泣訴于帝帝益怒乃奪海蘇官屏歸田里禁錮之並誣嘉納贓罪杖流尼嚕罕以死

庚寅十年夏六月有星入于北斗

大如月震聲如雷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更鈔法

先是左司郎中武祺以鈔法不行轉撥民間流通者少故偽鈔滋多請如舊制凡合支名目于總庫轉支從之至是復與吏部尚書奇齊葉圖舊作偰哲篤今改後倣此迎合丞相托克托意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

鈔為母而錢為子托克托集臺省兩院共議之衆皆唯唯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極言其不可不聽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為母而立銅為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為國家之利奇齊業圖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偽將滋多奇齊業圖曰今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奇齊業圖忿曰公今有何議思誠曰我有三字議曰行不得行不得托克托見思誠言直頗疑未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于廟廊中大聲厲色耳于是風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

元政不綱羣盜蜂起徐壽輝韓林兒明玉珍陳友諒張士誠輩

行省左丞額森特穆爾托克托之弟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唯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置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所有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辛卯十一年是年以後徐壽輝韓林兒明玉珍陳友諒等相繼僭號續綱目皆附注紀年今按壽輝等以羣盜倡亂旋即敗亡不成為國與晉末五代諸割據各有土宇者不同續綱目書法未當今並削之

雖僭竊位號而攻剽自如不久敗亡未成為國此正如勝廣揭竿之徒耳續綱目依朱子書秦隋二代之例皆書其國號紀年殊未平允順帝政雖怠荒未至若嬴政楊廣之暴虐為神人所共憤況泰末六國以王侯子孫稱兵復國其名近正原非盜賊

夏四月詔開黃河故道左遷工部尚書成遵為河間鹽運使以賈魯為總治河防使

時黃河屢決北侵安山（在陽山縣南）延及濟南河間朝廷患之托克托集羣臣議言人人殊惟賈魯謂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于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圖魯（舊作禿魯今改後仿此）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深淺謂河之故

烏台之比即唐初之蕭銑李軌李密竇建德諸家歷年稍久亦略具規模元末諸僭偽實非其倫今惟明祖稱吳王元年仍依朱子書漢高祖之例附書以著其得天下之漸其徐壽輝等年號槩從删削並依元史順帝本紀例于其起兵時書作亂以嚴

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患者時托克托先入魯言聞道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道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道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道為河間鹽運使詔開黄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黄陵岡（在開封府儀封縣東北與考城縣及山東曹縣接界）南達

益也之詩云元末之亂實由上下因循狃于宴安所致而不係于河之開與不開宋濂之論最為確當且治河所以為民而賈魯塞北疏南之議就河流趨下而言未為無見第既與大役當籌萬全使官給之力依資其日糧俾饑民得藉以餬口未嘗

白茅村名在長垣縣東接東明縣界放于黄固一名黄堌在單縣界哈只在歸德府界等口又自黄陵西至楊青村在曹縣西凡二百八十里有奇四月鳩工七月疏鑿成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南滙于淮又東入海詔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托克托世襲達爾罕之號餘還賚有差宋濂曰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黄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黄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頴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謂天下亂皆由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所致不知元之亡實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夕之故設不興是役亂詎無從而起乎

非窩賑良法乃多發兵夫益耗民食糜帑數二百萬而歎地不崇實患則經理之不善而非挑河之失策也

紅巾一起亂勢其滋然當時倡

不此之察而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

冀晉地震

半月乃止懷孟等州俱震有聲如雷圮民居屋壓死者甚衆

五月己酉朔日食

潁州人劉福通蕭縣人李二羅田人徐壽輝又名真一等起兵作亂續綱目于徐壽輝等書兵起今依元史本紀例改書作亂

時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有韓山童者欒城人自

變之初不過燒香惑衆一二妖妄之徒使有司早為捕治何致癰潰日深且山童祖父妖術既經敗露即當窮之極與絕其根株乃從謫徙永平使其蔓種滋生煽誘遠近蓋見前此之姑息失刑貽禍實匪淺耳

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信之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爾舊作咬兒今改復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乃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謀同起兵以紅巾為號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而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于是命同知樞密院圖齊舊作禿赤今改後仿此以兵擊之福通既破潁

州遂據朱皐攻羅山注見前上蔡真陽確山真陽今改名正陽與確山俱屬汝寧府諸縣尋犯舞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蕭縣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徐壽輝本以販布為業有僧瑩玉袁州人以妖術與鄒普勝麻城人倪文俊等作亂奇壽輝狀貌共推為主攻陷蘄水及黄州路亦以紅巾為號時謂諸賊曰紅軍亦稱香軍

六月浙江行省左丞博囉特穆爾擊方國珍兵敗遂被

博囉特穆爾被執飾詞朝廷惧信充遣使招徠緞賊貽害其罪更浮于多爾濟巴勒至達什特

執秋七月遣大司農達什特穆爾（字九成舊作達識帖木邇今改後仿此）招降之

國珍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博囉特穆爾將兵討之兵至大閭洋（在今溫州府界海中）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溺死者過半博囉特穆爾被執反為國珍飾詞上聞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什特穆爾等至黃巖招降國珍兄弟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台哈布哈欲命壯士襲殺之達什特

穆爾奉詔招降亦當審度形勢賊衆果有可乘之會則相機行權為國家除一大患據以入告亦何有擅命之嫌乃拘泥成議惟知奉使無遂散衆投官而外未聞別籌制馭良策致國珍兄弟旋即煽亂海濱達什特穆爾豈得辭其咎哉

穆爾適夜過台哈布哈密白其事達什特穆爾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邪乃止檄台哈布哈至海濱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器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八月詔知樞密院事額森特穆爾督兵討劉福通時福通兵勢日盛托克托奏以額森特穆爾知樞密院事及衛王琨徹格爾（舊作寬徹哥今改後仿此）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復上蔡擒其黨韓咬爾誅之

冬十月饒信等路雨黍

信州及邵武雨黍饒州建寧雨黑子大如黍菽衢州雨黍民多取而食之

徐壽輝稱帝于蘄水

壽輝據蘄水為都國號天完自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為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字德中密州人皆脅使從已命以官二人不屈壽輝並殺之

十一月以多爾濟巴勒為平章政事

多爾濟巴勒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為重前西臺御史張桓字彥威藁城人汝寧盜起為所執不屈被害伏節死義宜旌之以勸來者又言祖宗用兵不專於殺人今倡亂者數人乃盡坐中華之民為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托克托意時托克托倚任儒克忠巴勒拜特穆爾兩人擅權用事多爾濟巴勒正色立朝無所附麗未幾出為西臺御史大夫

十二年春正月徐壽輝兵陷漢陽諸郡威順王庫沁

布哈舊作寬徹普化今改後倣此等棄城走二月陷江州總管李黼字子威潁上人力戰不屈死之

壽輝遣其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興國武昌咸順王及

平章政事蕐善等並遁去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字紹芳慶元象山人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又陷安陸府

知府超爾字時中蒙古氏按超爾舊作丑閭今改後倣此戰死遂南攻九江

右丞博囉特穆爾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黼檄鄉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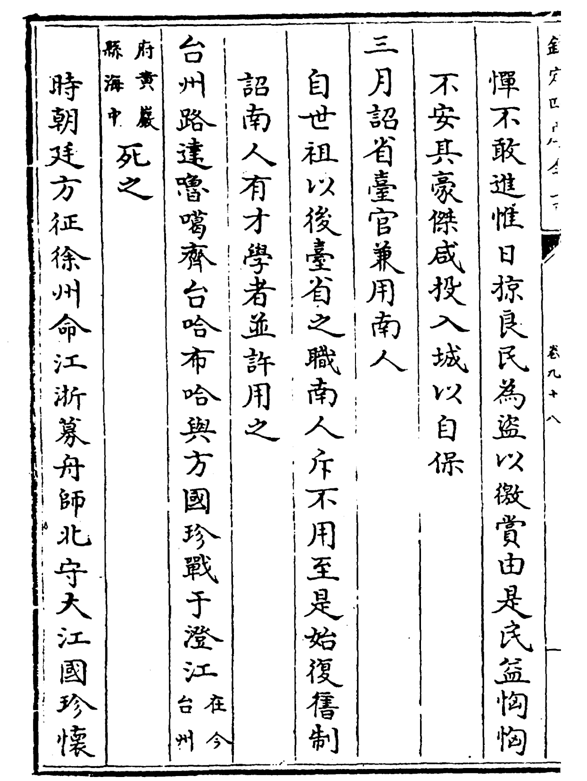
聚木石于險處遏其歸路黄梅主簿伊遜特穆爾顧

出擊賊鼐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鼐曰
賊不利于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錐
于抄暗置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
樁不得動鼐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
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鼐守孤城中外援絶而
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圖沁布哈舊作禿堅不花今改
後仿此自北門出走鼐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
之轉攻東門鼐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猶與之巷戰力

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從子東昭鵬兄晁之子俱死州民聞之哭聲振天具棺葬之事聞贈鵬淮南行省左丞隴西公謚忠文

郭子興其先曹州人遷居定遠等起兵作亂陷濠州隋置元屬安豐路今江南鳳陽府是

子興少任俠喜與壯士結交至是見汝頹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反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齊里克布哈舊作徹里不花今改後仿此率兵欲克復濠城



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徼賞由是民益恟恟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

三月詔省臺官兼用南人自世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復舊制詔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

台州路達嚕噶齊台哈布哈與方國珍戰于澄江(在今台州府黄巖縣海中)死之

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

方國珍狡詐無制叛服不常前此遣什特穆爾決意受降台哈布哈曾密為襲殺之計雖以掣肘中止而所見實中事機況彼時賊兵登岸衆寡已失尚不肯縱虎歸山此則復叛入海負嵎絕險勢更不可不揩兵力剪除

疑復刧其黨入海台哈布哈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留不遣其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台哈布哈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台哈布哈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奮擊賊羣至欲抱持入其船台哈布哈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 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

隴西地震

乃為其窺黨浮詞所惑不審虛實輙聞具舟受降又不預加嚴備何前後識見矛盾若此雖叙猝遇艱猶能手刃賊徒捐軀殉國大節凜然而淺率僨事輕鄰此身則不免有遺憾耳

凡百餘日城郭頹圮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注俱見前莊浪元置縣明改衛今涼州府平番縣是尤甚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百餘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為安定州會州為會寧州

徐壽輝陷吉安路

壽輝連破袁瑞饒信徽等州復使偽將陳普文進陷吉安路鄉民羅明遠起兵復之

命各行省分兵討賊

詔四川行省平章約爾珠討荆襄賊復忠萬等州江西行省丞相額琳沁巴勒守江東西闗隘叅政額森特穆爾與陜西行省平章伊嚕特穆爾討南陽襄陽賊刑部尚書阿嚕討海寧賊江西右丞和尼齊舊作火尼赤今改後仿此討江西賊江西右丞烏格什舊作兀忽失今改後仿此等討饒信等處賊

夏四月癸卯朔日食

額森特穆爾軍潰召還復為御史大夫左遷西臺御史

大夫多爾濟巴勒為湖廣平章政事
額森特穆爾駐軍沙河（在今穎州府太和縣南即古新溝也俗呼曰惠民河）軍
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
廷以額森特穆爾不知兵遣平章曼濟（舊作蠻子今改）代
還仍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其喪
師辱國托克托庇之中臺御史周伯琦（字伯温饒州人）阿附
托克托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多爾濟巴勒為湖
廣平章出文等為各郡判官由事人莫敢言事（多爾濟巴勒既

羣盜四起並非盡借亡宋故號為口實況完普及其親屬皆處北方與江淮勢若風馬何慮奸

受命闊中人涕泣遮留慰遣之從間道得出至湖廣儒克忠巴勒等言于托克托曰不殺多爾濟巴勒丞相終不安乃命專給軍餉總兵者希旨數侵辱之不為動托克托又遣國子助教旺扎勒至軍中諷使害之旺扎勒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助舊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多爾濟巴勒素感風疾竟卒于黃州

詔天下完城郭築隄防

五月徙瀛國公子趙完普等于沙州

御史徹辰特穆爾舊作徹徹帖木兒今改從後仿此等言諸路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宜徙和尚完普及親屬于

民之逃爲指揮遠徙沙州籍涉形迹徹辰將移爾不亟籌剿賊之策而恃此爲謀固民固殊堪嗤鄙耳

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六月大名路旱蝗

饑民七十餘萬口

秋七月徐壽輝陷杭州江浙叅知政事樊執敬（字時中濟寧鄆城人）戰死董摶霄（字孟起磁州人）率兵復之遂復徽州

先是壽輝遣項普畧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在今昌化縣西昱嶺山下）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槍而死時董摶霄

是時東南守將率多庸懦無能惟董搏霄頗具謀勇杭州之役竟能力排羣議奮力進戰克復數城實為差强人意使從此即委以重寄假之事權令其乘鋭勦盜則羣盜未必敢肆行充斥而搏霄他日亦何至為人貽悞

從江浙平章嘉暉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度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嘉暉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鋭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嘉暉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為江浙相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城賊迎敵搏霄揮壯士突前諸將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

覆没乎

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城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次第以平賊將潘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斬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焚其妖書而斬之徽州遂平

八月右丞相托克托將諸軍大破李二于徐州屠其城托克托自乞率師討李二詔許之尚書瑪爾默（舊作密邇麻）和謨克（舊作和謨今並改後倣此）等言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

政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托克托以弼亮天工庶内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托克托以達爾罕太傅右丞相分省于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九月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托克托不為動麾軍奮擊破之李二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平章布哈即軍中加托克托太師趣還朝改徐州為武安州

九月以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古特氏廬州人）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

時闕以淅東廉訪僉事居毋憂于家值兵擾河南陷郡縣乃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浚隍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栅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

五萬從元帥阿爾斯蘭舊作阿思蘭今改後防此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爾斯蘭還軍苗軍有暴于境者即收戮之凛凛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

冬十月霍山在今六安州霍山縣西又名天柱山爾雅霍山為南嶽是也崩

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

十一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字吉甫河南人討趙普勝戰于湖口注見前兵敗死之

星吉初為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為湖廣平章召拜大司農時相復奏移之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珠倫舊作周驢今改後仿此等據池州太平注俱見前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南唐縣今屬池州府克之擒倫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梁縣今亦屬池州府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栟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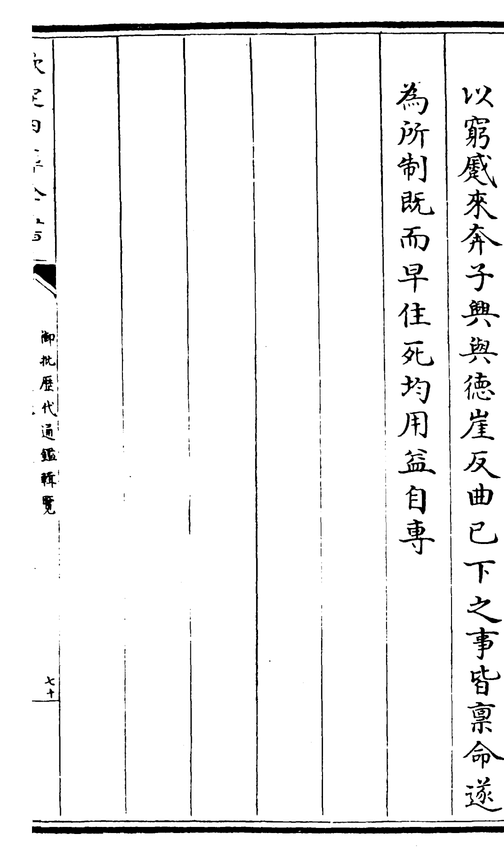
孤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密室乃蘸羅拜餽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立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絶

以察罕特穆爾字廷瑞系出北庭家河南為潁州沈卯人按察罕特穆爾舊作察罕帖木兒今改後倣此為汝寧府達嚕噶齊李思齊信陽羅山人知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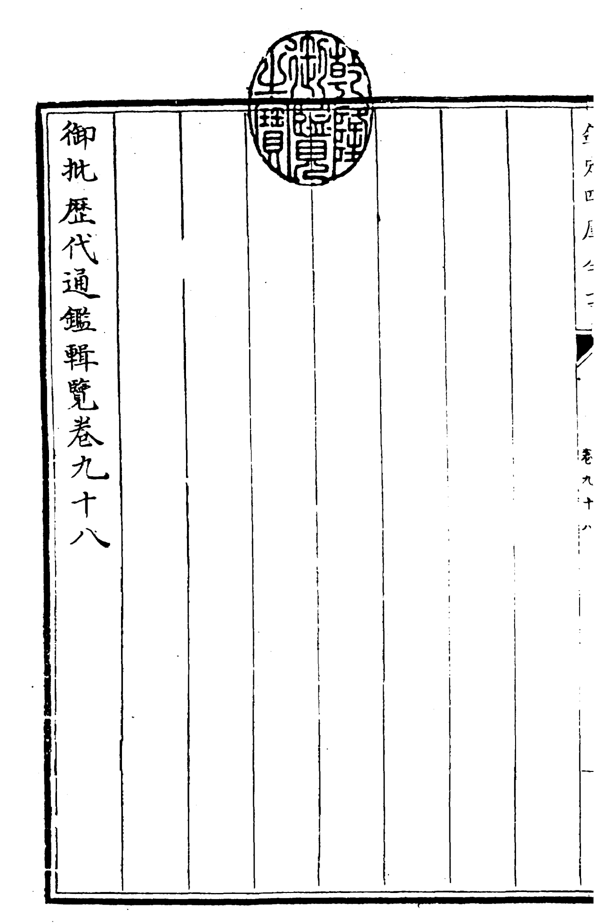
時汝穎賊兵愈熾不數月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察罕特穆爾與李思齊同奮義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遂並授以官于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邱唐縣今屬陳州府自成一軍數與賊戰輒克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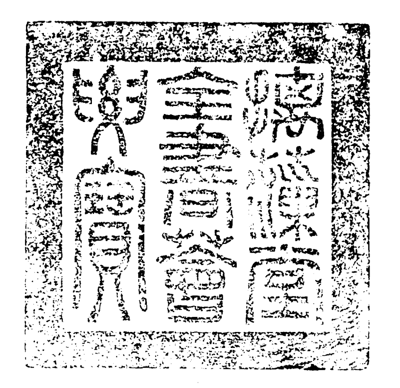
趙均用入濠州據之

時徐州既下彭早住趙均用率餘黨奔濠州托克托命賈魯追擊之均用與郭子興孫德崖極力拒守會



魯卒兵乃解去早住均用遂據濠城稱王初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與德崖反曲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為所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八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朱紱

謄録監生臣彭邦經